

文学书事：作家给编辑的信

《文学书事》序

屠 岸

涤尘兄是我的同事和朋友。他是散文编辑家。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,他和我同时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,文学编辑工作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我信奉一条:编辑不能当作品的判官,只能当作家的朋友。涤尘正是一位被作家们深深信赖的朋友,这是他能出色地完成编辑工作的原因之一。

在几十年编辑生涯中,涤尘与作家们鱼雁往来,积累了数百封作家们给他的信。现在,到了晚年,他整理这些信札,选出五十位作家的二百余封信,结集出版。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,因为这些信留下了作家与编辑探讨书稿内容的思想交流,可以使读者了解写作的甘苦,编辑的辛劳,成书的不易;因为这些信记录了作家与编辑的诚挚友情,可以使读者体会到作家离不开编辑的帮助,编辑离不开作家的支持,他们的互相关心、团结合作,才使得文学事业得以推进;还因为这些信中不时爆出些思想的火花,也许是公开发表的作品之外的灵感的闪现,使读者得到新的收获。

在一些书信中,作家与编辑探讨如何编书,往往提出真知灼见。如郭风在谈到自己的一本散文选集的编选时说:

“宁可少些,但要精些;也要选那些短小的。……尽量把那些差的、费解的篇章去掉。”(1978年10月15日郭风致季涤尘)陈荒煤在谈到一本多人散文选集的编选时说:“注意短小精悍,很好。但也不宜强调过分。真有少数好的散文,确有真情、内容,也可选一些。另外,还须注意风格、形式的多样化。”(1988年4月8日陈荒煤致季涤尘)而萧乾在谈到一本散文和报告文学选的编选时,对中国散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:“世界文学史上,除诗歌外,中国散文也是最有特色的。在欧洲,散文遗产以英国最为丰富……然而几百年英国散文的成就也远抵不上我们半个清朝。五四以后,我国长篇小说基本上是从外国移植的,然而散文方面,鲁迅、朱自清、冰心、郁达夫等都是继往开来的,而且体裁一向是多样的。”(1978年9月1日萧乾致季涤尘)这些意见不仅有助于编辑工作,也是从总体上对中国散文作出了切中肯綮的评价。

萧乾之外,谈散文的还有好几位作家。铁凝说:“最能磨砺一个作家的语言的,恰是散文。”(1991年9月4日铁凝致季涤尘)菡子说:“散文是一切文学之基础,我国的散文有丰富而珍贵的遗产。”(1980年10月16日菡子致季涤尘)管桦说:“散文在我国历史上,曾为文学之骄子。”(1979年6月6日管桦致季涤尘)梁衡说:“我是主张把散文写成美文的,寄理于形。”(1988年2月23日梁衡致季涤尘)这些论断是作家们写作和研究散文的心得和体会,对读者有启发意义。

由于充分的信任,作家们有时会对编辑吐露自己的心

曲。如苏叶说：“我家务特繁，心情又一直不好，世事家事，似乎无一不叫人心烦，勉强叫自己安贫乐道。贫倒是能安，只是道不知在哪里。”（1990年8月10日苏叶致季涤尘）这正是国家经济转轨时一些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。但也有另一种情况，赵丽宏说：“这几年世风大变，文人在很多人眼里成了穷酸，不过我还是很平静，自得其乐，以不变应万变。”（1994年2月23日赵丽宏致季涤尘）这些内心的倾诉也许不仅会使读者感兴趣，也会对评论家研究作家作品与作家心理的关系有用处。

从一些书信中，还可以看到作家的可贵品格。菡子说：“上次忘了告诉你，《乡村小曲》原是入了集的，这次又重新编入书中……这一部分不必付予稿酬。”（1981年3月17日菡子致季涤尘）郭风得知自己的一本散文集不能再版时说：“这完全是小而又小的事，我们的着眼点，应该是多出一些真正能传世之作，几百年、几千年后，都会出版再出版。”（1986年6月14日郭风致季涤尘）当今的某些作家，正热衷于争名于朝，争利于市。他们对郭风、菡子的这种言行，也许会讥之为陈旧甚至迂腐。但我认为，这些虽然是小事，却体现了一种严于自律、高瞻远瞩的风范，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应予提倡和弘扬的精神！

有时，还可以从书信中见到振聋的警句。巴金老人说：“几十年来我自吹自擂，说是反封建，事实上却是封建在反我，高老太爷的阴魂在改造我。我必须时时刻刻敲警钟！”这是对时代的批判，对自我的剖析，简短，却是一声呐喊，一语中的，如此深刻而警策！值得多少读者深长思之。

一次,一位朋友说:现在社会上,“言而无信”成风。我请他解释。他说,电话、国内长途、国际长途日益发达,人们互通信息或交流思想只需对着话筒发言就行,还写什么信!原来是套用成语幽了一默,倒也不无双关。但他的话却引起了我的杞忧。如果电信事业再迅猛发展下去,也许真的会出现“无信”社会。那么,像这本《文学书事》一类的书信集便会成为那个时代的“恐龙化石”了。读者朋友们,你们不觉得这本书的可贵吗?

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

编者的话

季涤尘

—

我当了一辈子编辑，年轻时候在报社，中年以后在出版社，前后两段时间各为十四五年，但并不衔接，因为中间隔着长达十年的“文革”时期。那十年本应是自己最好的年华，结果却是一场噩梦、一片空白，所以我格外珍惜在出版社的这一段岁月。

1977年春天，当我重新踏上工作岗位，每天出入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门时，我深深体会到，工作着是美丽的。从事文学编辑工作，徜徉于绚丽多姿、变幻无穷的文学艺术画廊，更是美得让人心醉！

在出版社，我一直编散文和报告文学，兼及传记、回忆录等。我曾有幸编发过许多名家著作，其中包括：巴金的《爝火集》和《随想录》，《冰心散文选》，《柯灵散文选》，《无为集》（孙犁），《过去的足迹》（黄裳），《相思一片》（姜德明），《风雨年华》（黄秋耘），等等。《随想录》等四种书曾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（集）奖，作为编辑的我参加了那次颁奖仪式。

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,为了展示当代散文创作的成就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散文选本,其中有三卷本的《散文特写选(1949—1979)》、《中国当代散文精华》,以及五年、三年的《散文选》多部。我都是这些选本的编选者之一,又兼责任编辑。

作为文学编辑,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时时充溢在我心间。我编任何一本书,不论是担当责任编辑或者编选者的角色,无不孜孜策策,认认真真,力求把工作做得好一些。我觉得,既然叫“责任编辑”,叫“编者”或“选家”,就应当一丝不苟,竭尽全力,真正做到对作者、也对读者负责,要不然就对不起他们。

二

编者与作者之间,如果能建立起互相信任、比较亲密的关系,那么,双方的合作就会容易得多,并收到较好的效果。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。在出版社的日子里,凡是由我经手编发的书,从组稿、编辑、校对直到出版,我总是不间断地和作者取得联系,随时征询他们的意见。北京地区的作者容易见面,有事需要商谈,我就登门拜访,当面求教。与外地作者联系主要靠通信。许多作家,包括巴金、柯灵、孙犁等文学前辈,都和我有过频繁的信函往来。为了出一本书,双方的通信一般有二三十次,最多的有五六十次。

因为是作家和编者之间的通信,书信的主要内容,自然是关于书的方方面面——也可称为“书事”,但又不限于此。

作家的襟怀、抱负、思想、情操，以至待人处事，偶尔也在字里行间有所表露。而就文体来说，这些书信短小精悍，风格各异，其中有许多称得上是好散文。

对我来说，编书的日子早已远去，但往事并不如烟。每次瞥见或捧读那些自己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名家著作（我是责任编辑），特别是重新展读作家们写给我的信札，一位位长者和友人的音容笑貌便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，往日编书过程中的一些事情也会浮上心头。我不会忘记，作家们对我的工作给了那么多的帮助和鼓励，他们的书信给了我那么多的欢乐和希望。我永远感谢他们！

书中刊出的信札中，有几封是没有见过面的朋友（叶梦、周涛、谢璞同志等）写来的。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关怀，使我深深感激和久久难忘。

使我难过的是，有些书信作者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他们当中，有我敬重的文学前辈（冰心、柯灵、萧乾、陈荒煤、秦牧先生等），也有我的挚友（叶至诚兄）。我因失去他们而深感悲痛。对我来说，他们的遗札是如此亲切，而又无比珍贵。

三

本书选录了五十位作家的书信，共二百余封。所以要编这本书信集，是为了使我珍存的作家书信——一批有价值的文学资料和特殊文体的散文，不致因岁月的流逝而散失，能够留下一个文本、一种纪念；同时，也是为了表达

我——一个文学编辑对给过我帮助和鼓励的众多优秀作家的感谢和敬意。

最后就书信的选录、编排、注释等问题作一点说明：

(一)几位文学前辈——冰心、巴金、柯灵、孙犁先生写给我的信，已全部收入书中。多数作家刊出的书信，只是来信中的一部分。另有几位作家的书信，本来就只有一二封。选入本书的书信，均按作家的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。

(二)作者简介和信中的注释都是我写的，如有不妥之处，欢迎读者批评指正。

二〇〇〇年八月

巴 金

巴金(1904—)原名李尧棠,字芾甘,四川成都人。1927年赴法国留学,翌年底回国。1929年以处女作《灭亡》引起文坛瞩目。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,有大量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问世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(《激流三部曲》),散文作品《随想录》(此书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荣誉奖)等。著作和译作,已分别编成《巴金全集》(共26卷)和《巴金译文全集》(共10卷)。

书信三十六封

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

涤尘同志:

信收到。我的生活实在忙乱,身体不大好,精力不够,

无法早写回信，请原谅。新编一本三十年散文选集，可以办到。可是最近没有空，下个月或稍迟，抄个目录给您。

还有《散文报告文学选》^①，我自己不发表意见了。请你们决定吧。我自己的书堆在一处，一时也找不出来。

匆复。此致

敬礼！

巴 金 九月十五日

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

涤尘同志：

《燭火集》^②校样看完，挂号寄上，请查收。补了一篇《关于丽尼同志》，大概不会有困难吧。《怀念萧珊》的写作日期补上了，文中删改了几个字，寄一份修改稿供你们参考。

请代问候屠岸同志^③。精装本《家》希望早日寄下，书款连邮费多少，请告诉我，以便汇还。

祝

好！

巴 金 七月十二日

① 《散文报告文学选》：即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散文特写选（1949—1979）》（共3卷）。

② 《燭火集》：巴金在1949年后的三十年散文选集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。

③ 屠岸（1923—）：江苏常州人。作家、翻译家，当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。

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

涤尘同志：

二十三日来信收到。精装本《家》已经收到了，谢谢屠岸同志。

散文集后面增补两篇文章给你们添了些麻烦，请原谅。

“三道头”后面加个注，我同意。另一篇文章里“熟习”，改为“熟悉”，很好。《会见彭总》的写作时间就照《后记》所说改为“二十七日”。这些都得请您代办了，非常感谢。

匆复。祝

好！

巴 金 廿七日

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

涤尘同志：

倘使来得及，《怀念萧珊》文中有四个字请代删去，即《作品》五二页、下栏、第二行、第十三至十六字：“或者下班”。麻烦您了，谢谢。

此致

敬礼！

巴 金 二十四日

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

涤尘同志：

信和校样都收到，谢谢您。您的意见提得对，这说明我

太疏忽了。

一、三、四这几条我都照您的意见修改了。第二条中您提出的那句话,我没有删,因为这是原话,可以说明当时郑^①的心境。我把它保留着,正好说明我们生活中有过那一类的事情。第五条只是错了一个标点符号。那篇文章里还有一处我增加了十多个字,上次给您信中已经提起过了。

第六条加的注大概不错,我也记不清楚,我看就这样吧。

校样另封挂号寄还,请查收。

祝

好!

巴 金 二十六日

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

涤尘同志:

昨天寄出的信和校样想已收到。我不曾把校样仔细翻看过,就匆匆寄回了,最近我没有多的时间。今天想想,还有两篇文章里保留了“英明领袖”的字样,即《望着总理的遗像》和《最后的时刻》,如来得及就请您替我改一下(改作“华国锋主席”);来不及也就算了。

祝

好!

巴 金 二十七日

^① 郑:即郑振铎(1898—1958),福建长乐人。作家、文学史家。

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日

涤尘同志：

二十七日来信拜读。《当代》发表《燧火集·后记》，我当然同意，请转告伟哉同志^①，没有能为《当代》写稿，我很抱歉。

《燧火集》封面我赞成用浅色的。对扉页，我无意见，请你们决定吧。封面等图样过一两天寄回。

匆复。祝

好！

巴 金 卅日

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

涤尘同志：

信收到，感谢您的宝贵意见，我决定把第四句删去。本来我想把这一类话保留着，让它们证明我过去也是一个“人云亦云”、爱说大话的“歌德派”。但这样“歌”下去有什么好处？对谁有好处？惟其我做过“歌德派”，我有权利在今天反对“歌德派”。我爱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。《燧火集》前半部都是“歌德”的文章，让今天的读者来判断吧。我当时的感情是真实的；今天我写《等着盼着》等等，我的感情也是真实的。

^① 伟哉：孟伟哉（1933— ），山西洪洞人。作家，当时主持《当代》杂志的工作。

祝
好!

巴 金 九月一日

一九八 年五月二十一日

涤尘同志:

信和书都收到,谢谢。我回来后身体不大好,因此也很少出来活动。但还是很忙。

《随想录》人文版最好删去那些照片,我看只留一张萧珊遗照就行了。请费神转告君宜^①、屠岸两位。

此致
敬礼!

巴 金 廿一日

一九八 年六月四日

涤尘同志:

信收到。平装本《爝火集》我不需要了。请不要再寄来。

《随想录》印出后,请寄下一百册。

祝
好!

巴 金 六月四日

^① 君宜:韦君宜(1917—),女,北京人。作家,当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。

一九八 年七月十七日

屠岸、涤尘同志：

来信收到，谢谢你们的关心。我因感冒发高烧在医院住了十二天，前天回家休养，再过一星期便要上北京。在京待不了几天，事情多，不去找你们了，八月内回国再见吧。另一信请转交五四文学组，谢谢。

祝

好！

巴 金 十七日

一九八 年十一月四日

屠岸、涤尘同志：

寄上《探索集》（《随想录》第二集）原稿全部，共“随想”三十篇，总序、附录、后记各一篇，请审阅、发排。人文版，我想不用照片了。范用同志^①那里过几天我直接寄去另一部原稿，请他转给港店^②。散文选赠书收到，谢谢。

祝

好！

巴 金 十一月四日

① 范用：（1923— ）江苏镇江人。当时任三联书店经理。

② 港店：指三联书店香港分店。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

涤尘同志：

四日信收到，谢谢。几件事情简单地回答如下：

一、《探索集》校样给我看看也好，反正字数不多。

二、《后记》早在广州《羊城晚报》十一月九日《花地》栏中发表了。

三、《探索集》出版请代购一百五十册。

匆复。祝

好！

巴 金 十二月七日

一九八一年一月五日

涤尘同志：

信和校样都收到，谢谢。校样看完后即寄还，港版《随想录》当同时寄奉，请勿念。

《探索集》封面由你们决定吧，我无意见。

还有一件事：《创作回忆录》已写完，目录给了方殷同志^①。本月下旬或下月上旬可以交稿，寄给您或方殷同志？请示知。

匆复。祝

好！

巴 金 五日

^① 方殷：(1913—1982)河北雄县人。作家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。